

近期,谍战大戏《潜伏》持续热播。这部反映1940年代军统天津站地下斗争的电视剧,情节曲折惊险,尤其剧中人物余则成巧妙利用军统头子之间的矛盾以及派系斗争,刺探情报、铲除恶敌、保全自己的情节更是引人入胜。观片之余,观众可能会萌生好奇: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军统天津站吗?军统头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到底如何?

军统局是国民党最重要的特务机构之一,其前身是成立于南京的复兴社特务处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,有无数的革命者为革命不惜牺牲生命,倒在特务机构的屠刀之下。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,高举先烈红旗,铭记强国信念,这更让人缅怀革命先烈,更让人憎恶一切的特务统治,并使后人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。

# 闲话军统头子的四角关系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

## 军统的起家

蓝衣社又名力行社,稍后更名为复兴社,贺衷寒、邓文仪、郑介民、胡宗南、刘健群、桂永清等等都是核心人物,戴笠在其中是很小的角色。那些核心人物都是黄埔军校前几期的毕业生。戴笠不过是第六期的学员,但他天赋颇高,刚毕业的时候就收集了不少情报,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,将复兴社特务处这样一个重要职位交给他。当时的内勤方面,有行动科和情报科等,外勤组织主要放在一些省份的保安处和直属站组,特务处的发祥基地则是浙江警官学校。抗战初期,军统局正式成立,戴笠任副局长,负实际责任;正局长是贺耀组,只挂名不办事。当时郑介民是主任秘书,兼军令部第二厅处长,他仅在戴笠出差的时候代为处理一些问题。

抗战的战略退却阶段,军统局的局本部组织人事的情况是这样的,副局长戴笠;军统局帮办唐纵,他也是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学员,他在委员长侍从室当第六组的组长,主要负责情报综合、摘要向蒋汇报;主任秘书郑介民这时已是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,他不大去军统局办公,所以他日常事务由代主任秘书毛人凤处理。毛人凤凡事都听戴笠的,他几乎可以说是戴的化身,多数文件经他首先批阅,在局本部算最有实权的幕僚长。毛人凤往往去办公到凌晨一两点。

有好多高级特务轻视毛没有学历,说他的官位是坐出来的,听起来是称赞,实际是贬低。一般问题由毛氏下面的秘书室审批,若毛氏也不能决定,则用签呈向戴笠请示,毛人凤有四个贴身秘书帮助他起草和修改文稿。内勤方面还有军事处、情报处、行动处、电讯处等等。

## 抗战中的迅猛发展

在抗战的相持阶段,军统局的副局长仍是戴笠,帮办唐纵,主任秘书郑介民,副主任秘书毛人凤。机构设置与前一阶段相似,但也有很大的增加,比如建立了华北区、华中区、海外区等重要的外围组织和派出机构。

抗战的反攻阶段,即1943至1946年,这时戴笠已升为局长,副局长郑介民。在1946年戴笠撞机死亡后,郑氏代理局长,主任秘书还是毛人凤。这个时期除在内勤方面有所加强外,外勤组织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,首先是军统局的办事处,属于半公开性质,在全国重要城市都有设置。

在抗战时期,军统局的触角四处渗透,控制了军委特检处,实施邮电检查、航空检查,以及交通监察,所有的水路交通逐一设站,还有财政部的缉私署,以及盐务处、货运管理局……全部控制在手中。军令部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是军统局的第二号人物,对军统局的有关军事方面活动采取无条件支持。

军统局在各地举办的训练班大约训练了近十万人,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,戴笠还保送了一批学生到美国培训,各地训练班的学生无形地形成了一个系统,在抗战时期个个趾高气扬,对军统的老干部都不放在眼里。

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战斗目标是日寇和汉奸,戴笠在军统局本部的一次大会上说,日本侵华部队不过几十万人,穿军装目标显著,我们用便衣来对付,花一定的价钱就可以杀一个日本兵,花若干万元就可杀他个一二十万是办得到的,比在战场上更容易办到,坚持下去,日本就会在中国站不住脚,他这个自以为高明的策略确实在沦陷区实践过,也确实行之有效,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,因为杀掉一个日本兵以后,便衣杀手虽然可以安全转移,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,遂引起沦陷区人民的反感,蒋介石也不同意,他说花几个钱,杀几个人算不得本事,这个办法就停止了。

二是惩罚汉奸,如对已经落水的上海伪市长傅筱庵以及未下水的唐绍仪,杀掉以后留下锄奸团的警告信,另外就是1941年由湖南方面的军统人员将周佛海的母亲、岳父等至亲接到贵州控制起来,生活上用高标准来接待,同时晓大义,动以利害,由他们写信给周佛海劝他效忠国家,这一招果然见效。

另如抗战中的军统上海区,就是军统局所属敌后单位中最锋利的一支主力,在打击日伪方面迭创佳绩。对大奸巨恶,以及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,均予以严厉制裁。其列入记录的,除情报、策反及地下宣传的成果不计外;单是行动与破坏,大约的统计数字是:行动制裁共一百五十余次。其中以汉奸被杀居多,少数是上海租界捕房中日为敌伪鹰犬专与重庆作对的高级警探。另外,用各种不同方式格杀了日本着军服的正式军人约四十余名,阶级较高约有少将及大佐。破坏军事设施共五十余次,全部都是上海邻近地区的机场、仓库、粮秣、弹药等。在行动制裁案中,有几件比较特出的,如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、上海三大亨之一与敌伪互通声息的黑社会头目张啸林等等。

戴笠在抗战后期,博得一班不识真相的青年大加崇拜,认为他是敌伪闻名丧胆的神秘人物,许多报国有心的热血男女,甚至视之为偶像,无不以能追随他,并在其指挥之下,参加与敌伪斗智斗力的地下工作为荣。

关于军统在抗战中的战绩,1946年6月3日上海《中报》刊有大致的统计:击毙敌寇26799人,伤2641人,俘虏508人。破坏桥梁183座,舰艇19只,汽船35艘,飞机1架,车头车厢425节,仓库271座,铁路303段,机动机车269辆;营救盟国飞行员130名。

因此戴笠的一些部属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吹捧他,说是其豪情足可

冲牛斗,其壮志足可吞山河。他对敌人是狡猾冷酷的,但对部属与友人则是坦诚热情的。总之,“在他的心目中,除了国家、民族、领袖之外,绝无丝毫私心私念,私功私利……”真是吹捧到天上去了。

## 军统头子的四角关系

一般有说军统三巨头,实际上是四巨头,其中,戴笠是一个中心点和基本点,毛人凤可以说是戴笠缩小的化身,唐纵和郑介民的气质和为人略相类似。

抗战胜利以后,全国人民呼求自由民主,要求裁撤特务机关,戴笠就谋划把军统组织化整为零,当时戴氏就想攫取海空军司令这个宝座,而将军统化身,渗透到各地的警察局,他准备在内政部成立警察总监部,用以消化军统特务。

1946年3月,戴笠飞机失事以后,陈立夫、陈果夫以及陈诚都在设法打击军统势力,从而发展自己的势力,而康泽、贺衷寒等人也想裁减军统,巩固自己的权力基本盘,民主党派更是一片骂声,此时的军统组织四面楚歌。唐纵、郑介民也认为军统这块招牌在有些地方寸步难行,于是才以保密局代替军统,将它挂靠在国防部,于1946年7月正式成立。而军统在抗战后接收的敌伪现金和财产一律作为保密局的发展经费。蒋介石派他的机要秘书毛庆祥跟郑、唐、毛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。

蒋介石下野,毛人凤忽然成为他身边最宠信的人。当蒋介石由奉化亲抵上海时,毛人凤更是时刻随侍在侧,非常忙碌。1946年底根据毛的秘密建议,建立了一个训练班毕业生的核心组织,用来团结各期的毕业生。召集了数十位优秀学生代表,仿照成立复兴社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军统后期的秘密组织。这是毛与郑争夺局长宝座时,能够排斥郑的一种力量,军统是从复兴社变过来的,现在又在它发展期反过来又在内部建立小型复兴社的核心组织。毛人凤早年因病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退学,学历远不如唐、郑两位。他进入军统工作,是在1934年,严格说不算最初那一批元老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,主持军统总部情报作业,开始掌握核心机密。当军统宣告结束,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,由郑介民兼任局长,毛人凤为副局长。败退到台湾后毛人凤终于在保密局的位子上扶正。

唐纵在军统内部素有智多星之称,他也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,他也在1930年代初进入情报系统。但在此前,他有办报纸的经历,此后,又曾为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,受命调查研究德国警察、情报组织及欧洲各国动向,晚年还曾任驻外“大使”,这些经历是毛人凤所无法比肩的。戴笠飞机失事后,郑介民代理军统局长,唐纵基本上离开保密局核心系列。撤退到台湾之后,他的工作逐渐转移到党务方面。著有《思与行》、《美国政治与英美政党之比较》和《党友之理论与实践》等书。

郑介民学历、眼光、见识均超毛人凤,他的长处是战略情报的分析运用,往往鞭辟入里,具有真知灼见。一度被视为表现情报权威智慧的军人外交家。但在国内情报的细节处置方面,则以毛人凤更为细密老辣,这是他和毛人凤的着力点不同而造成的。一九四六年元月,郑介民奉命于危难之间,参加“军调部”谈判,这是“军事调处执行部”的简称,自当年元月成立,至次年元月结束了,风雨飘摇,任务受阻,绩效不彰。这是时代的趋势,跟他个人的能力无太大干系。部员黄天迈说:“军调部后期无事可做,郑先生时兼国防部保密局局长,长驻南京。蔡文治以副委员代行委员职务。部中事务清闲,蔡文治与我举办部员英文演讲比赛,可见同人之百无聊赖。”

无论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,都没有戴笠组织力、控制力和搞情报那种天生的才能,加上时代巨浪的荡涤,保密局更是江河日下。

1949年初,毛人凤积极制定“应变”措施,部署潜伏,同时在各大城市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,并布置特务组织破坏城市水电、桥梁等设施。因1949年夏季平汉在云南异动,蒋介石认为平汉的行动是受了龙云的煽动,遂由毛人凤派员到香港暗杀龙云,后来改为刺杀杨杰。九月初,毛人凤指示特务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于松林坡,11月中旬,保密局特务杀害江姐,年仅29岁。重庆解放前夕,毛人凤指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……故而面目狰狞。

唐纵被视为智多星,而毛人凤则有笑面虎之称。他不是军统元老,也未能在外勤方面有卓越建树,说他是蒋、戴的老乡也仅仅是皮相之谈。他做官的秘诀是忍、等、狠三字诀。他从中得益多多。

罗友伦认为郑介民是戴笠之后的第二把手,鞠躬尽瘁而后已,做情报很有成绩。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,罗友伦曾经在一间军中理发店和他相遇,罗友伦就问他,关于刘斐投向人民阵营的事情,“当年你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时,顶头上司国防部作战次刘斐,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主义者,难道一点也不晓得吗?”郑介民说:“我怎么不晓得!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时,厅长杨宣诚(海军出身)就告诉我说:刘斐是共产党,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,老郑,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,说话比较方便,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。我想,要报告,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;我又没有证据,空口报告,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!所以,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。”

郑介民又说,“到大陆沦陷,国防部搬到广州,再迁香港,后来就分手了。在香港时,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,刘斐就住在我楼上。有一天深夜,刘斐跑来叫醒我,说:老郑,你不要到台湾去了,国民党没希望了。我老实告诉你,我是共产党,你跟我回大陆去,包你有前途。我这才恍然大悟,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。”

